



一把刻刀写春秋

——访版画家陈川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1964年是我在湖北艺术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学年，为响应文科大学要把社会当作大课堂的指示，这年9月，我被分配到湖北省江陵县前进公社生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当时，县里正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工作队领导我带领十多位农民同去增援水利工地的筑堤劳动。我们扛着工具、行李，穿着草鞋，当天中午就大汗淋漓地赶到了20里开外的工地……竣工的日子终于来临，县里派来了文工队到大坝上进行慰问演出。顷刻间，四周围满了欢乐的人群，阵阵欢声笑语与远入天际、雄伟高耸的大坝融为一体，像一座人类战胜大自然的欢乐纪念碑。”

——陈川



“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特邀作品《新渠欢歌·记忆1965》1965/2013 87cm×101.6cm

作品评论

贵在情真

尚扬 (稿选)

这些年来，版画艺术家陈川的影响力愈见广泛。他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中贯串了自己的人生画意。从中，人们不难看出艺术家深厚的积淀：那是始自早年的对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精华的倾心相爱，在艺术和心灵的审美追求上的严格和挑剔，历经生活磨砺也不变易的真率的艺术个性，以及把艺术和性情的表达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不断实践。这种长久的思虑和追求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品质，从他的作品中缓缓地透散出来，又缓缓地沁入观者的心中。

经过多年艺术实践及艺术观照和比较后，我感到较之于西方艺术的直观或逼人的强劲，东

方艺术则显得冲和悠缓而意蕴绵长。这种气质在陈川的诸多版画作品中得到较好的体现。他的作品并不张扬，平地传达出对毕生追求得以和谐表达的喜悦。正因如此，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艺术家的童稚之心和成熟的经营意匠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

陈川的画是记忆，是诉说在我们时下画作中已经久违了的“乡情”。每件作品都贯彻真情和诗意，这正是陈川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它已经成为陈川版画艺术的一个基本品质。无论是以表达对土地、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为主题的沂蒙山金秋，抑或是在反复吟唱石桥水巷斜

阳雨后中寄予乡情的梦里江南，我们都能听到艺术家的心跳、听到情绪深深叩击的音节。

陈川笔下的江南水乡更像童谣，陈川的沂蒙山是儿歌，他在一个淡化了乡情和童心的人世间，在正全面物质化的时代洪流里唱着淳朴古老的歌，使得我们必须用真诚的心去感受和应和。

我喜欢读陈川的画，也因为那些画面所呈现的中国特有的韵味。我感到，这是陈川作品的另一基本品质。由于对优秀的文化传统爱之弥深，三十年来，他步不他移，终于自成一派，形成自己有着明确中国气质的现代版画风格。



雨濛濛 1993 木板 49×50cm

画事往昔

陈川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江南细雨濛濛、落水满霞的山光水色在他的记忆里是那般美好，通过刻刀表现出来的《雨濛濛》、《暖暖夕阳》、《流金岁月》、《黎明》、《三月》等作品无不传达着他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

1960年，从武汉六中毕业后，从小喜欢画画的陈川考上了湖北艺术学院。那时，教授陈川学的是全国著名书画家陈天华先生。这位“诗情土地的跋涉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回故乡河南写生，徜徉于黄河两岸，寻味高原幽情。“老师作品乡土气息特别浓厚，而且他的衣着、谈吐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但在那素朴的外表下蕴含着高深的艺术修养。”从老师那里，陈川不仅习得了版画的技巧和艺术创作的道理，还直接受到老师纯真朴实为人的极大影响。

1964年11月，天气转凉，前进公社生产队为了多备些冬季的猪食，派陈川和另外四位农民一同划船前去打捞猪草(河湖中

的一种水草，和米糠拌在一起可喂猪)。第二天拂晓，他们就扛起大柴和木船，驶进了“九十九道弯”的漳河。“船下水后，荡起的涟漪划破了水面屋舍美丽的倒影，一群鸭子游过来，好似欢迎的使者，天刚蒙蒙亮，四邻大多都在熟睡，有的窗口却透出了煤油灯淡黄色的亮光。”三十年后，这富有诗意的景致被陈川表现在水乡系列作品《黎明》中。

陈川说，“四清”工作队下队后“四不吃”(不吃群众的鱼、肉、鸡、蛋)，但是老乡们总是偷偷地把煎蛋藏在碗底。“在农民眼里，我们还都是娃娃，他们生怕你的营养跟不上，把身体搞坏了。”农民的淳朴、热情和善良深深地印在陈川的记忆里，并确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题材。从当年的艺术学徒到如今的古稀之年，这期间，陈川始终不渝地面向自然，面向广大农民、工人寻求生命的活力，挖掘艺术的灵感，探索民族文化真谛。

痴迷艺术

在同学尚扬眼中，陈川对艺术十分痴迷，“他外表文弱，但内心充满激情，对于自己认定的准则和精神锲而不舍”。陈川是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家乡，他却执意将志愿填在了山东。“北方人的形象比较饱满，作画还是要去北方看看的。”陈川说。

虽然陈川一直十分羡慕能够专业从事美术创作，但毕业之后他并没有被分配到对口单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参加展览。“有时候别人的作品已经展出了，我的作品还没完成，经常熬通宵把版印出来，第二天带着油墨香味挂到展厅。”说到这里，陈川突然一笑，“创作道路的曲折，锻炼了我的意志和韧性。如果一开始就能顺利，没有想画而没有时间画的内心焦灼，也许我坚持不到现在。”

1984年，陈川调任山东省美术馆副馆长，负责展览部绘画名家邀请展的组织、联络、协调、宣传等具体工作。期间，黄秋园、黄胄、黄永玉、刘海粟、周韶华、叶浅

东方韵致

“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创作基地和扎在这基地里的深根，否则作品中不会有生动、鲜活的东西。”1993年前后是陈川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他曾十几次深入沂蒙山区收集素材，对那里的民风、民俗、民情有着深切的了解。那憨厚朴实的沂蒙山人，被一层层帽子、头巾保暖着的山娃，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红花虎头帽，满山红的沂蒙山景致，都数次打动了陈川。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说：“创作的秘密应当在爱中找寻。”通过吻合画面的艺术构成、趣味细节的加入、带有感情色彩的色调渲染、刀味和印痕的适度表现，陈川在《晒阳》、《春暖沂河》、《沂蒙金秋》、《山娃》、《姐弟情深》、《泥娃与羔羊》等作品诠释出生命原初的感动。

1991年，陈川和几位画友到沂蒙山体验生活。清晨，他们爬上山坡处的农家小院。“树阴下放着一个箩筐，上面盖着几片挂着露珠的大片绿叶，走近细看，叶子像是在轻轻抖动。”揭开树叶，陈川惊喜地发现下面竟是一个正在熟睡的农家小宝宝。“小手伸开，小脸红扑扑的，身上是艳丽的小棉袄棉裤，还盖了一层小花被……”这温暖的印象被陈川用到了1993年创作的《晒阳》之中。

陈川坦言，在他创作的60余

陈川简介：

1943年生，祖籍宁波。1965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1984至1991年任山东省美术馆副馆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术馆艺委会委员。个人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宁波市美术馆、日本千叶“日本艺术”画廊、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美术馆展出，并在澳大利亚巡回展出。获中国“鲁迅版画奖”、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铜奖、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第一届国际版画双年展”提名奖、法国中国文化年“中国人艺术展”金奖。作品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壁画》。许多版画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出版有《陈川版画》、《陈川版画艺术》、《陈川画集》、《陈川专辑》。

寻求超越

“任何技术都可以被复制，而美不会。”陈川的作品在不停地变化，他无法接受一成不变。“因为我所见到的生活、人和景致都在不停变化，如果还是重复之前的自己，没有新东西融入，艺术的生命也就枯竭了。”除了在自己作品中贯串创新意识，对于那些新兴的、有利于艺术创作的表现手法，陈川也以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去了解、参与。

2002年6月，陈川应邀赴法国比利夫访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陈川与当地艺术家广泛交流，观看了许多高水平作品。此前，陈川的创作受俄罗斯艺术风格的影响，作品色调偏于灰暗。回国后，他开始尝试在绘画中融入印象派等画风，较多选用明亮的色块、鲜明的对比、浓烈的色彩来增强表现力。这一次转变不仅令陈川画作的面貌更加突出，也帮助他找到了自己更喜欢、更擅长的表现方式。

“所谓创新，不是盲目创新，更不能一味注重形式。一味在形式上刻意矫造，导致作品不仅面目不清，风格也渐渐趋同，最后只能是单调和乏味的。”陈川思虑良久，直言当前某些艺术思潮存在的问题：“艺术发展的多元本是最自然的，被任何一种固化的标准与风格占据都不是理想状态。一幅作品如果能

在色彩或构成上给人以美感，或者让人体会到一种诗情画意、想法、情绪，我都认可。但是如今很多作品刻意突出‘现代’与‘多元’，让人看不懂要表达什么，更看不出是如何表现的。”

2013年，陈川的新作《梦阑水乡1》受国画大师黄秋园启发，在作画之前，即在头脑中注入“引导观者欣赏版画”的理念。“秋天的早晨，太阳已经出来，薄雾尚未散去。近处的台阶好像也染上了雾的颜色，变得透明。而停在画作前的观者可拾级而上，可在岸边乘船去拱桥的另一端欣赏秋天的湖光山色，也可抽身而返，细细回味……”谈起其版画，陈川清瘦的面容变得神采奕奕。

艺术创作需要天赋和才能，而艺术生命的维系、良好艺术氛围的培养，则需要多种力量与智慧的参与。积极投入其中，不仅是艺术家寻求自我突破的要求，也是对时代做出的应有回应。得道知必万里，道遥游而长乐。五十年来，陈川始终坚守在自己钟爱的版画领域，他经常背着行囊诗意地游走在中国大地上，沂蒙山区的大洼、临沂沂家寨、江苏同里镇、浙江的春晖与秋韵里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身影，一幅幅作品既是自我陈述，亦是与周遭一切的对答交流。而陈川对自然、时代和人民的回应无疑是有力量的，也是值得被珍视的。



六月的早晨 2003 木板 49×21cm